



▲司炉代彦佳在工作间隙，看着一旁驶过的蒸汽火车渐行渐远(1月19日摄)。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赵戈摄



▲程忠云(左)换岗结束，准备上岗(1月19日摄)。



▲在蒸汽火车车头里，司机程忠云(右)、副司机马新生(中)、司炉代彦佳正在车头里休息(1月19日摄)。



▲在三道岭露天煤矿，两列蒸汽火车正在运煤中(1月19日摄)。

蒸汽机车“末代司机”的最后瞭望

本报记者周晖、赵戈、白志强

隆冬时节，新疆哈密三道岭煤矿的11辆蒸汽机车喷射着巨大的白色雾气，依然行驶在生产一线。

早晨七点的新疆哈密三道岭被严丝合缝的黑暗笼罩，距离铁轨300米处的平房成了唯一的光亮，脚步声、说话声、笑声也都逐渐汇聚在这里——剥离站点名处。

剥离站点名处，也叫大澡堂。大澡堂门口会议间氤氲着热气，与屋外冷空气对比鲜明，和着流水声，机务班班长梁国强站在挂满名牌的黑板前，开始了晨会安排。

在这里，“黑”着脸的工人们进去，翻了白牌；“白”着脸的工人们出来，翻了红牌，就是一轮班次交接了。

“蒸汽机车在矿上就跟开了个敞篷似的，没啥密封性，一班下来全脸都黑了就剩眼珠在转了。”

司机程忠云拎着12小时的食物补给，走向蒸汽机车，准备开始今天的工作。

哈密三道岭曾是西北最大的露天煤矿，其开采起源于清乾隆年间，后历经战乱，几度关停。1962年开始建设露天煤矿，1970年建成投产，巅峰时期年产量可达300万吨，至今仍是“疆煤入川”的重要煤源产地。

“这个铁家伙乍一看动静不小，可是动力差，一个车头带50节车厢，运输起来走得很慢。”4年前，哈密货运中心邓勇来柳树泉车间担任主任，第一次见到了蒸汽机车。“三道岭煤炭编组装车后，到这儿汇入兰新线，就运往河西走廊和川渝地区。”

20世纪末是三道岭蒸汽机车的黄金年代。彼时，30多台蒸汽机车在矿区同时进行着煤炭、剥离和杂业运输的任务。

如今，在三道岭地区仅存的11辆蒸汽机车，承担着煤炭开采和运输的双重任务。这是中国最后大规模、成建制的蒸汽机车组，这样的运行规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。

戈壁是寂静的，清晨尤甚。吐着蒸汽的庞然大物卧在铁轨上，发出的声响传得很远。

司机程忠云拿着手电筒，围着蒸汽机车敲敲打打开始了发车前的安全检查，副司机马新生正忙着给锅炉加水，司炉代彦佳将放了镜子的铁锹伸进炉膛查看火候，准备随时填煤。

开动一列蒸汽机车的标准配置是司机、副司机、司炉及司旗。司机把控机车运行，副司机从旁协助，司炉负责机车动力，司旗是机车尾部的信号员，随时发出停或走的讯号。

“要想当司机，就得先从最苦最累的司旗干起，然后司炉、副司机一步步来。熟能生巧的活儿马虎不得，这个过程我用了8年时间。”对于程忠云来说，蒸汽机车司机是时间磨砺出来的。

蒸汽机车司机室的空间很小，充斥着满满当当的金属。所有操作设备都是以机械化的方式运转，铁制横杆握手处已磨得锃亮。信号灯亮起，呜……哐当、哐当、哐当……在一个小时的调度等待后，程忠云的“建设8190”出发前往矿坑装煤。

程忠云和马新生一左一右打开车窗，将大半个身体探出窗外，密切注视着铁轨周围的行车环境。程忠云凭借着肌肉记忆操作着“刹车”和“油门”，代彦佳抡起铁锹娴熟地转身左脚踩住炉门脚踏阀，将煤炭精准“投递”，司旗刘晓智拿着红绿小旗趴在车尾随时准备施令。

“在这些铁轨上跑了23年，哪里有个弯弯绕的早就烂在心里了，但是每次开都要探出身子一直看着，看不见前面的状况开着慌啊。”程忠云的三人小组都是老司机了，但面对开动的机车仍小心翼翼、全神贯注。

“彻底瞭望、确认信号、手比眼看、高声呼唤”是蒸汽机车司机程忠云和他的伙伴坚守了整个职业生涯的行车口诀。蒸汽机车没有智能化的操作系统，瞭望是行车安全的“命根子”。

整个机车的操控需要司机调动个人的感知力，这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。“气温低的时候蒸汽机车停一会儿，轨道就结冰了，很滑，13个自翻车里的364吨煤带动起来就很难，就需要一次次前进后退产生的惯性一个推一个走，至于退多少进多少就要自己感觉了。”

冬季气温低，机车喷出的蒸汽轮廓格外清晰，蘑菇云般白色的长带划过天际，与露天煤矿的黑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蒸汽机车只有一个司机室，进入矿坑的路只能倒着走，等待装煤的时间是属于司机们的。

程忠云起身围着汽缸勘察了一圈，疏了疏煤灰，便倚着窗户不再说话，算是打发等待的时光；马新生擦了擦汽缸，将肉包子排列一圈，五分钟后加热完成，这是他的早餐时间；代彦佳坐在出煤口的台子上借着晨光，用捡的半块砂轮机磨起了指甲和老茧。

“大佳子，磨茧子。”马新生说完，3个人都笑了。

“大佳子今年5月退休，我今年12月退休，日子过得快，都55了，赶紧退吧，跟这堆铁疙瘩在一起的时间比老婆都长，末代司机的活儿干了一辈子，干够了，没啥舍不得。”程忠云说着把手搭在动力杆上握了握。“1995年工作的时候，是矿厂辉煌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子承父业。那时候矿坑中心得有170米深，单轨、双轨上都是拖着尾巴的蒸汽机车，跟赶集似的，来回回回，机车大灯一照这里通宵都是亮堂的，一个班次怎么也得来回六七趟，以前到点了，车开到哪儿，人就在哪儿接班，现在不行了，这个矿坑已经开始回填了，估计2020年就要闭坑了。”

历史的车轮总是碾压着过去的辉煌不断前行，蒸汽机车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，曾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。

目前，蒸汽机车早已不再生产，三道岭使用的蒸汽机车一旦出现故障，因为没有可以用来更换的零部件，车头会被整体拆卸，无损的零部件会补充到其他机车上，而三道岭煤矿也已经步入了晚年，蒸汽机车难逃被淘汰的命运。

目前，三道岭的蒸汽机车司机班组有60多人，早已没有了年轻人，平均年龄都在50多岁，近三年内将有80%的人员面临退休，剩余将内退或转岗。司机们面对蒸汽机车最后的命运，有着不想说的留恋，也有着自己的确信。

开了一辈子蒸汽机车的程忠云，打算退休后买张机票坐趟飞机，去首都北京看看；马新生担心以后没有蒸汽机车的咣咣声怕是睡不好觉了；代彦佳退休就想回家下下棋过日子；刘晓智觉得自己才40出头还年轻，换个岗位还能接着干。

“只要学习我就高兴，只要学习我就有收获”

这位81岁毕业生谈起学习就像18岁

新华社记者郭方达、张建新

“不要屈服于同龄人的压力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挑战自己。”4日，在天津大学一间礼堂内，一场毕业典礼正在举行，一位头发花白的毕业生在台上发言。

她叫薛敏修，今年81岁，在完成了专升本的所有必修课程后，这一天她拿到了天津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的本科毕业证书。同时，四门外语的自学经历，让薛敏修成为天津大学学生们争相学习的对象。追溯她的求学梦，还得从上个世纪说起。

大学梦始终在心里

20世纪60年代，大学便是薛敏修追求知识无比向往的最高殿堂。1957年，21的她刚从中专毕业就参加高考，并被西北大学录取。但由于当时的变故，没能成功入学，上大学成了她心中的执念。

决意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薛敏修，在那个年代学习了俄语和拉丁语。从事药品管理工作后，她经常要进行药品登记，但海外运来的药品通用说明都是英文，这使得她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。“我最早不会英语，要么就着拉丁语的写作方式去查字典，要么干脆通过主要成分的分子式去确认，费时费力，也不准确。”

于是，薛敏修萌生了学习英语的念头，同时对法语也有兴趣，怀着强烈的学习欲望，她自学了英语和法语。“这两种语言之间有相似的地方，放在一块对比着学，还真把它们学了下来。”薛敏修说。

多年来保持学习的精神和态度，源于她渴望上大学的愿望始终坚定。2001年，高

考取消龄限制，薛敏修意识到自己的大学梦可能真的要实现了，于是她先报名学习“电子商务”的大专课程，为再次参加高考做准备。

大学之路柳暗花明

2013年，时临近60年，薛敏修再次踏入高考考场。已经70多岁高龄的她，再和“后生”们比拼，确实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尽管竭尽全力，但成绩并不理想。

当薛敏修以为大学梦真的此生无缘时，天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现代远程教育课程给她提供了一条途径。

工作人员回忆，2014年春天薛敏修来报名时，大家纷纷以为她是为孙子而来的。“奶奶，您……”可设等工作人员把话说完，薛敏修就纠正道：“别叫我奶奶，我这儿是学习的，请叫我薛敏修同学。”

刚入学时，大学的教育对于薛敏修而言还是有些吃力，甚至几次面临“被劝退”。

教数据库基础的老师认为她年纪太大，许多课程对她来说太复杂，就劝她退学去上老年大学。在学高等数学的时候，即便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她依然硬着头皮学，因为害怕老师认为自己听不懂而劝自己退学，甚至不敢问老师问题。

时间久了，薛敏修摸索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：上课听不懂的，如果是基础问题，她就去翻中学的课本自学，如果是大学阶段的问题她再去问老师。即便如此，第一学期下来一共5门功课她仍有两门不及格。考不过再继续补考，求知路上她一直

不言放弃。

60年执念终梦圆

薛敏修的勤奋好学，在整个学院都出了名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一般早上五点钟起床，而养成这个习惯的原因，是因为有一台广播节目会在早上五点播送英文消息。一天内的时间主要被用来学习专业知识，其中计算机相关的课程她花费的精力最大。

“计算机我没碰过，但现在这个时代，你不会用计算机，还怎么学习呢？我一定要跟上时代。”专业课上，尽管基础弱、底子薄，但薛敏修硬是靠一种不怕输的精神，最终通过了计算机课程的考试。“考了6次才过没什么丢人的，过不了就不敢学了才丢人。”薛敏修说。

在天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，薛敏修是年轻人“身边的榜样”。“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就不能坚持下去呢，你看看薛敏修同学……”这门课，你再努力复习一下，你看看薛敏修都过了……”薛敏修几乎成了老师和同学口中“别人家的好学生”。

对于毕业一事，薛敏修说：“我当然是高兴的，但是这张证书不重要，我就想学点本事，人老了吧也应该继续学习。”至于未来是否还有继续升学的打算，薛敏修态度十分明确：“只要让我考，我就去考。”

“只要学习我就高兴，只要学习我就有收获。”81岁的薛敏修眼神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，就像是18岁的模样。

新华社天津2月4日电